**哭泣的男人**

　　贺龙初中还未毕业便走出大山务工去了，说是要进城闯一闯。当时贺老爹一听眉毛立马拧了起来，患有老寒腿的老娘也挣扎着起来劝告，像是儿子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似的。

　　“贺龙就应该老老实实放他的牛，耕好他的地，再娶个媳妇生个男孩，这才是他应该做的”村里人也都这样说。

　　但贺龙倒跟撞邪似的偏要去，五六年后还真的回来了，他站在村口给看热闹的娃娃每人发了一块钱，满村的人都沸腾了。

　　“发了，发了，这会贺龙是真发了，大金链条小皮包，真是城里人的气派。”村里的顺风耳刘叔听了消息忙跑来跟贺老爹报喜。

　　“真的？”贺老爹眼神放出光来随机又暗了下去，“这小子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，”心里正嘟囔着贺龙推门进来了，“爹，跟我进城住住吧。”

　　“原来是接贺老爹进城享福去了。”村里人都这样说。贺老爹本不情愿但还是去了，要是正当工作还好，要是走了歪门邪道也好及时将他拉回来。

　　这是贺老爹头一回坐地铁，扛着麻袋紧紧地跟在儿子后面，只见他进地铁前抖了抖伞，坐了一会儿便昏昏欲睡。“干什么工作的，那么累人”问了儿子也没说。贺老爹进了城后闷在房里无所事事，见着贺龙早出晚归索性到楼下和老人下起象棋。这老人说起来也新鲜，七老八十居然还离过两次婚，这是贺老爹想都不敢想的，准备回去同村民说道说道。

　　这天贺老爹像平常一样下了楼却没见那“棋友”，一打听原来是家里老伴过世了正忙着吊丧。说来也是相处多日，贺老爹托邻居给带了过去。

　　一到墓园还未踏进去，敲锣打鼓声，震得耳朵疼，，哭丧声远远传出。贺老爹寻了声走近，只见一群人跪在地上，戴着白布哭的稀里哗啦的，尤其是领头那个，手里还拿着带血的衣服哭的生动，一边念着去世人的生平。墓园这块整个都笼罩上了阴沉抑郁的氛围，看了十几分钟的贺老爹眼角都不觉淌下泪。

　　“这人是过世者的儿子？哭的怪惨的。”贺老爹扯住一人问。

　　“嗨，这你都不认识？这可是我们哭丧人里哭的最好的一个了，声音够大够洪亮，可别说我都要动情了。这家人也怪，便要拿着逝者死前的衣服念，说是让灵魂早日超度。现在年轻人忙，才叫哭丧人来尽孝。”

　　贺老爹觉得新奇，等到那哭丧人一扭头，竟然是贺龙，贺老爹觉得自己的心被狠狠刺了一下，贺龙半个“爹”字还卡在喉咙，一个响亮的巴掌重重拍在贺龙脸上。

　　“就当我没生你这个儿子！没出息的家伙！”贺老爹急火攻心，一口气没喘上来，昏倒在地。贺龙拨通了救护车的电话，他将带血的衣服扔到一旁拿着钱包上了救护车，同伙哭丧人问起情况，他没有说话，朝着那人挥手再见。

　　等到了医院，才刚推进急诊室，贺老爹就醒了。贺老爹闹着要回老家，没办法贺龙只能送老爹去火车站搭车。贺老爹回到家中，村里人看到贺老爹从城里回来，忙向他打听贺龙的情况。贺老爹说城里繁华，车水马龙，邻里的事很新奇，唯独没有提到贺龙。

　　贺老爹回村的第二天便病倒了，村里人都说“放着好日子不过，真是没有享福的命”果真贺老爹的病一日比一日中，村里医生也说不出什么病因，赶忙托人给城里的贺龙报信。

　　贺龙果真火急火燎的从城里赶回来，贺老爹一听贺龙要回，找了块毛巾敷在脑门躺在床上直哼哼。贺龙问爹哪不舒服，贺老爹说哪都不舒服。贺龙要带老爹去城里治，贺老爹更不肯。

　　贺龙像是看出了什么急了：“爹，您别闹了，我还有个丧事才做到一半呢！”贺老爹眼忽然就有神了，扯下毛巾用力摔地上。“丧事，丧事，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，你换不换工作！”贺龙红了眼，一丝不肯就犯。“爹，我凭本事吃饭，不丢人。”说罢便要起身离去，“好啊，你走就不要回来了！”贺老爹撕扯着嗓子，整个人上下左右晃动，就好像风雨中的小舟，随时可能倾覆。

　　这回贺老爹真的倒下了，卧在床上便再也没有起来。半个月后，贺龙接到村里电话，他知道爹要说什么，想都没想便回应：“我是不会换工作的。”电话那头喘着粗气：“不是啊，是你爹…….”贺龙手里的电话滚落在脚边，贺龙又火急火燎地回去了，不同的是这回还带回一帮哭丧人。贺龙一回到家便跪在贺老爹灵前不愿起来，随后领头为贺老爹哭丧，重重地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：“爹，这次儿子为您哭丧”足足哭了三天三夜，声音又大又洪亮，流下了大缸大缸的水。村里人觉得新鲜，都夸贺龙哭的好，很孝顺，听到这句话，贺龙哭的更大声。